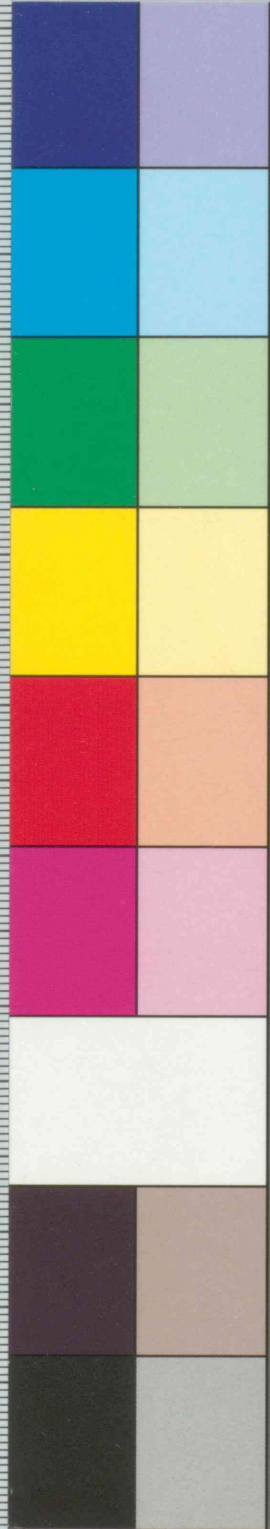


修改
新編漢文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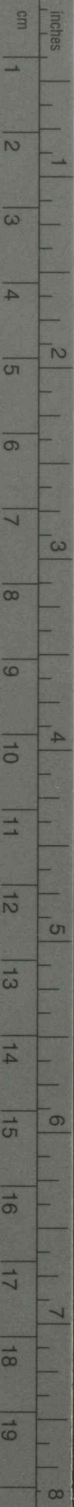
簡野道明編

卷二

375.9
Ka14
資料室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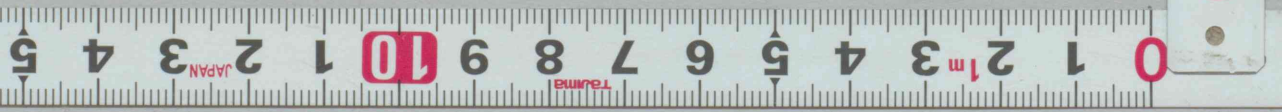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4194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2
200030 2202



資料室

日十月一年一十正大

濟定檢省部文

用科文漢校學中

375.9

Ka16

簡野道明編



改訂新編漢文讀本

東京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修改新編漢文讀本卷二目次

國體	川北長顯	一
三器傳皇統	會澤安	二
義家學兵法	青山延于	二
八幡公	賴襄	三
細川藤孝歌學	大槻清崇	三
千利休奇才	大槻清崇	四
一徹誦詩	大槻清崇	五
芭蕉翁逸事	青山延壽	七
芳野三絕	賴惟柔	八
	藤井啓	九

目次

三

嵐山櫻花
 高德勤王
 題兒島高德題櫻樹圖
 仁齋化賊
 眞儒者
 故事雜抄
 荻生徂徠
 格言五則
 遊學中第一緊要之事
 雜鶯說示塾生
 習說
 杉田壹岐

河野 罷 九
 齋藤 正 謙 九
 青山 延 于 一
 齋藤 一 德 二
 原 善 善 三
 原 善 善 五
 原 善 善 六
 山田 球 一
 柴野 邦 彦 二
 尾藤 孝 肇 二
 大槻 清 崇 三

論語抄
 東海道鐵路
 富士山
 遊畫島記
 空海能書(練習)
 書話二則
 小野篁詩才
 無手勝流
 望琵琶湖
 賴山陽傳
 重盛忠孝一
 重盛忠孝二
 重盛忠孝三

重野 安 繹 二
 石川 川 凹 二
 川田 剛 三
 青山 延 于 三
 巖垣 松 苗 三
 依田 百 川 三
 齋藤 正 謙 三
 菊池 純 三
 賴 襄 四
 重盛忠孝一 四
 重盛忠孝二 四
 重盛忠孝三 四

重盛忠孝四	重盛忠孝五	格言三則	忠孝一本	宇治河先登一	宇治河先登二	義經襲屋島一	義經襲屋島二	了伯聽平語	時宗殲元兵	蒙古來	日本刀說	筑紫紀行
藤田	賴	賴	賴	賴	賴	賴	大槻	賴	賴	賴	阪田	青山
彪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清崇	襄	襄	襄	丈平	延壽
四六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四	五六	六〇	六三	六五	六八	七〇	七一

筑前城下作	湊川之戰	題楠公訣子圖	格言三則	謁楠公墓遊須磨明石記	題常磐抱孤圖	宿生田	橘中佐傳	廣瀨中佐傳	日本海之戰一	日本海之戰二	金鷄勳章	靖國神社
廣瀨	賴	齋藤	菅	梁川	菅	菅	土屋	土屋	依田	依田	依田	依田
建	襄	正謙	孟緯	孟緯	帥	帥	弘	弘	百川	百川	百川	百川
七三	七四	七八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二	八五	八九	九一	九五	九六

臺灣	重野安繹	九八
阿嵎嶺	賴襄	一〇〇
犀川之戰	賴襄	一〇〇
川中島遊記	青山延壽	一〇二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small>(練習)</small>	賴襄	一〇五
春日山懷古	大槻清崇	一〇六
京都名勝	依田百川	一〇六
採草記	土屋弘	一〇九
日本三景		
一 天橋立	青山延壽	一一〇
二 嚴島	齋藤馨	一一三
三 遊松島記	安井衡	一一五
藤吉奇智	賴襄	一一七

名古屋天主閣	青山延壽	一二〇
信長營 <small>皇宮</small> <small>(練習)</small>	大槻清崇	一二三
秀吉與輝元 <small>和</small> <small>一</small>	賴襄	一二四
秀吉與輝元 <small>和</small> <small>二</small>	賴襄	一二七
大丈夫當橫 <small>戶</small> 原野 <small>(練習)</small>	賴襄	一三〇
圓山應舉	菊池純	一三一
塙檢校傳	依田百川	一三四
言志錄鈔		一三七



川北長顯號梅山伊勢津人明治三十八年卒年八十四

覬覦望ムマジキコトヲ望ム義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卷二

國體

川北長顯

坤輿之上環而國者以十數有君政有民政國體各異而大率出於上下爭奪強弱抑制之餘如我邦獨不然開闢以來皇統一系億兆臣事無他志且士民概亦屬皇祖支裔列聖視民猶子士民仰上猶父義則君臣情則父子不敢容覬覦是我國體之所以卓越萬國也爲臣民者安可不思其所自乎哉

國體

一

會澤安號正志
齋水戶人文久
三年卒年八十
二

三器傳皇統

會澤安

太陽照六合

赫赫萬古明

大塊千萬里

煦嫗育羣生

三器傳皇統

君臣正其名

日胤承天位

歷歷至今榮

義家學兵法

青山延于

安倍貞任據陸
奥爲亂源賴義
義家奉勅伐之
謂之前九年之
役
孫子行軍篇曰
鳥起者伏也

源義家從父賴義東征平賊而還嘗詣關白藤原賴
通策談征戰事時大江匡房在座聞之既而匡房退
出私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從者竊聽而恚

金澤城羽後
仙北郡清原武
衡據之義家攻
滅之謂之後三
年之役
匡房爲太宰權
帥故曰江帥

待義家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必有故追及謹請遂執
弟子禮及征清原武衡方攻金澤城見飛雁亂行白
是江帥所教必當有伏分兵圍之果有伏遂擊敗之

八幡公

賴襄

結髮從軍弓箭雄

八州草木識威風

白旗不動兵營靜

立馬邊城看亂鴻

細川藤孝歌學

大槻清崇

細川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之技非

藤孝初仕足利
氏足利氏亡後

仕織田氏好學
善歌兼明朝章
典故削髮號幽
齋

古今集古今和
歌集之略醍醐
帝時紀貫之等
奉勅撰

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

君波麻太，遠久波行自。我袖乃，袂乃淚。

比延志果年盤。

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

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

銜一轡，諫一練，領一額。從此自此。

千利休奇才

大槻清崇

利休名宗易。
左海字今作堺。
紹鷗武野氏稱
大黑庵。
盧陸謂盧全陸
羽俱唐人精茶
事。

千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祕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瀟灑瀟灑 瀟灑 段一假訣一決 纖纖 祕秘

一徹誦詩

大槻清崇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

一徹美濃人，初仕齋藤氏，後歸。

千利休奇才 一徹誦詩

織田氏。唐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中句詩載本書卷五。秦嶺藍關共在陝西省西安府。

也乃設茗醯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閒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茗醯 茗宴 朗誦 朗吟 挂 桂 柱 詳 祥 佯

松尾桃青結庵於江戸深川栽芭蕉一株歷年茂殖桃青愛玩因以自號元祿七年卒年五十一。造到也。

芭蕉翁逸事

青山延壽



芭蕉翁伊賀人元祿中大和國武內村有孝女名今有至性人皆感動芭蕉一歲往在山城攝津閒將賞花芳野僅得金一兩以當路費聞今女名枉道造焉感其孝養且憐其窮

ぬるはのちかきものさ

乏乃出囊中金一兩贈之今辭不受芭蕉強與之去

芭蕉翁逸事

徑直也。

徑就歸途途遇一友人其人謂翁曰芳野花何如芭蕉語以其故友人曰翁平生心切於觀芳野花今得路費而不為觀花費與之於人實為遺憾芭蕉笑曰予遊芳野為花之美也今幸視人之美者何恨不觀花春者他時又至竟拂袖去

芳野三絕

一

萬人買醉攪芳叢恨殺殘紅飛向北

賴惟柔

感慨誰能與我同延元陵上落花風

賴惟柔號杏坪山陽叔父也天保五年(西曆六)月卒年七十九

二

古陵松柏吼天颯眉雪老僧時輟帚

藤井啓

山寺尋春春寂寥落花深處說南朝

三

山禽叫斷夜寥寥露臥延元陵下月

河野巖

無限春風恨未消滿身花影夢南朝

嵐山櫻花

齋藤正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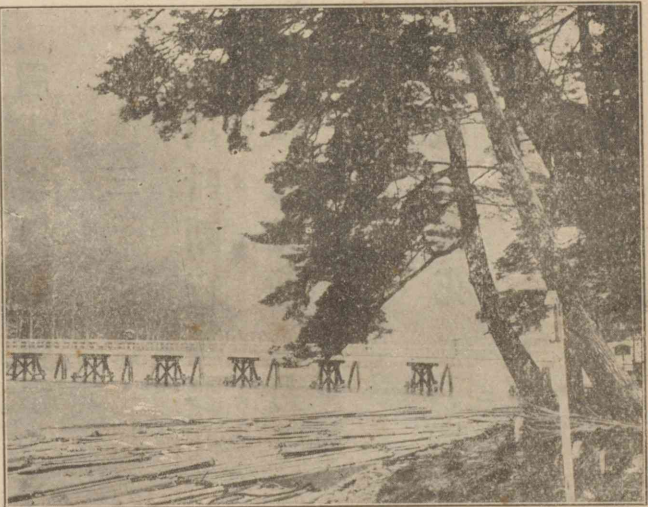
天下名花古今首推芳野余以為芳野有山無水未若嵐山之最佳也嵐山花之多雖遜芳野巖榭牙而

藤井啓字士開號竹外高槻藩士慶應二年卒年六十。颯音標作颯同暴風從下上也俗作颯非。河野巖號鐵兜播磨人慶應三年卒。

嵐山在山城葛野郡下嵯峨村

樣音查杼也カダ

嬋娟美好貌。



復出觀之芳霧靄然溢溪山又爲一奇於嵐山之景庶幾盡之。

水清駛方花時望之槎之泛橋之臥人之來往坐立宛在畫圖中余謂梅花以月瀨爲最而櫻花以嵐山爲最皆兼山水之勝故也余嘗遊嵐山戀賞至夕不能去既遇月出益覺嬋娟遂留宿焉翌早候旭日升

嘗遊嵐山一將遊芳野一未遊月瀨

高德勤王

青山延于

兒島高德備前人備後守範長之子也稱備後三郎夙好讀書初後醍醐帝之在笠置也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遷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舟阪山已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徑赴杉阪則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入御館竟不得聞白櫻樹而題之曰

舟阪山在播磨備前之境三石山在備前和氣郡杉阪在播磨佐用郡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

稽山請和。句踐
反國與范蠡治
兵後二十年伐
吳滅之。事詳本
書卷三。吳越興
亡篇。高德以句
踐比帝以范蠡
自喻也。

齋藤一德稱監
物。水戶人。萬延
元年(五二〇)三月
三日與同志要
擊井伊直弼病
創而死。

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
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自喜。至是與父共詣
行在。(修刪)

題兒島高德題櫻樹圖 齋藤一德

蹈破千山萬嶽煙。鑿與今日到那邊。
單蓑直入虎狼窟。一匕深探鮫鰐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回天事業奈空拳。
數行紅淚兩行字。付與櫻花奏九天。

伊藤仁齋名維
楨。京都人。寶永
二年(三三三)卒。年
七十九。
腰纏胸卷之類。

仁齋化賊

原

考

伊藤仁齋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
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缺腰纏。則自脫衣
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縵袍。

温良恭儉讓

維楨老人

伊藤仁齋書

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爲業。邪。曰。昏夜橫行
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
拒焉。輒脫衣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

均等也。
南史荀伯玉傳
若許某自新必
吞刀刮腸飲灰
洗胃。

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
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
道者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
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
均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恥願君宥吾儕
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
云。

若所爲如此所爲 友于兄弟 友于 今而後 自今而
後 迴 雙

君侯紀州侯。

巍巍然高大貌

方始也

原藏名長胤號
東涯才藏名長
堅即蘭岨也

眞儒者

原

善

伊藤蘭岨仁齋第五子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
重其始講經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座汗掌以爲此
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
侍臣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岨徐曰公坐褥不可
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
暢辯論明備坐者皆歎賞曰眞儒者也仁齋有五子
曰原藏重藏正藏平藏才藏人呼伊藤五藏皆以儒
雅聞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

五常兄弟五人皆以常爲字。

太邱元方及季方之父太邱令陳寔也。

故事雜抄

白眉 稱人獨出衆者謂白眉。蜀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難爲兄難爲弟 稱人兄弟賢曰難爲兄難爲弟。世說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其兄季方難爲其弟。

荻生徂徠

原善

譯文筌蹄六卷徂徠著。

聞說長安多貴游四時弦管帝王州相逢倘問東方勝海上芙蓉初日浮。



荻生徂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幕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徂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筌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二年日與田夫野老偶處尙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

故事雜抄 荻生徂徠

腐渣豆腐ノ殻
キラズ卯ノ花

初卜居于芝街時赤貧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
寺前有豆腐商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渣後至食
祿月贈米三斗以報之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至簷際不可辨字則入
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
惜分陰者率此類也(修刪)

(一)何問有無師友何問師友之有無舌耕筆耕(二)講
說ヲ藉ラズシテ遍ク羣書ニ通ズルコトヲ得タリ

復文十字

陶侃晉人

格言五則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陶侃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
不待人陶潛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朱熹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禮記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親不待矣韓詩外傳

(一)一定省溫清 風樹之歎 (二)清溫清一清清濁

遊學中第一緊要之事 山田球

山田球字琳卿
號方谷備中人

明治十年辛年
七十三
揚子法言孝子
愛日

家有老父母而辭之遠遊勉強者每日清晨遙拜畢
輒復思今日光陰實為可愛之日而費諸遊學闕定
省曠溫清使父母懷遠望之憂為天地間一罪人矣
然今日所學之業乃重大事件有勝於定省溫清者
故競寸陰以成其業然後歸養奉歡僅足以贖其罪
矣反覆思之而後速就業至於夜閒又把終日所學
之業一一點檢考其重大果有勝於定省溫清者否
心神已安而後敢就寢此則遊學中第一緊要之事
矣若一日沒了此念則不孝之罪竟不得免焉

清晨 清旦 可愛之日 愛日 輒一乃一則

柴野邦彦字彦
輔號栗山讀岐
高松人文化四
年卒年七十四

雛鶯說示塾生

柴野邦彦

籠養小鳥者捕獲雛鶯患其聲澁濁就老鶯善鳴者
使學其聲俗謂之附子雛初在籠遷躍上下蹀然無
少頃靜忽聞老鶯一啾便戢翼凝立如諦聽者越時
始能動身既而低弄如學之者又如羞澁怕人聞者
如此一兩日乃能放喉縱轉音響劉亮可愛云嗚呼
微彼小禽尚思好其聲而知希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癸卯二月十三日聞之神川生書以示塾生

周茂叔曰聖希
天賢希聖士希
賢
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大學語
癸卯天明三年

習說

尾藤孝肇

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洲伊豫川江人文化十年卒年六十九

唐韓愈字退之號昌黎其符讀書城南詩曰三十骨酪成乃一龍一豬

夫子曰云云見論語陽貨篇

兩兒相嬉在于閭巷之中跨竹而走驅犬而鬪其所爲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疎月遠其所爲莫不相反也及其壯也乃一豬一龍奚啻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習可以爲智可以爲愚可以爲賢可以爲不肖習之於人所係其不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卽嘶見燄卽馳與常馬慄而卻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不懈何憂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不慎哉

杉田壹岐

大槻清崇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爲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未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爲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爲可用是臣所謂

内子、卿大夫、正妻、
剝啄、人ノ來リ
テ門ヲ叩ク聲。

可歎者。侯艷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卻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侯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内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吾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

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畫閒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我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宮之孫。

欣欣 || 艷然 || 儼然 || 蹶然 捧 | 棒 寢 | 寐

論語抄

子曰過則勿憚改。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東海道鐵路

重野安繹

鐵路之用、廣矣、大矣。以通有無、
應緩急、固不待言也。而又有可
以俯仰古今、挹攬形勝者。東海
鐵路、自東京以至京都、三百三



十哩。十數時、間可以達矣。其間
眺矚之、忽變、感慨之所觸、不遑
枚舉也。乘第一發、汽車發東京
驛、抵橫濱、又西走過大船、到國
府津。大船有經鎌倉、抵橫須賀
支線。若遊箱根、熱海者、當於國
府津換車、抵小田原。相駿之界、
有足柄嶺。山重谷複。其間鑿隧
道、架鐵橋者數所。自國府津路
漸躋。登極則達御殿場。御殿場、

眇音勉斜視也。

在東海鐵路中爲最高處。可以登富士山。自御殿場路低下。車行太迅。過沼津。浮島。渡富士川。西卽爲治承中。平軍與源軍對。聞水禽羣起。聲相驚。遁走處。午前可達靜岡。自沼津到此。右顧則蓮岳聳雲表。左眇則田子浦。清見瀉。與三保松原相對。稱爲東海第一景勝。自靜岡西渡大井。天龍二大川。過濱松。則有濱名湖。架鐵橋。其長在鐵路中亦爲第一。經豐橋。岡崎。抵名古屋。有中央鐵路。以通信濃。甲斐。有關西鐵路。可以達伊勢。大和。發名古屋。過尾濃。平野。盡處爲關原。德川家康大破石田三成軍。卽此處也。德川氏

霸業實基於此。今則山丘回互。郊原荒涼。感慨係焉。抵米原。爲北陸鐵路分岐處。從此沿琵琶湖東。經彥根。草津。踰勢多。抵大津。湖上遙望。比叡。比良。諸山。風光明媚。可愛。過逢阪隧道。則日暮達京都。昔時行旅費半月者。今則可一日而達。豈非文明之餘澤乎。(修刪)

富士山

石川 凹

仙客來遊雲外巔。

神龍栖老洞中淵。

雪如紈素烟如柄。

白扇倒懸東海天。

石川凹初名重之。字丈山。寬文十二年(一七二六)卒。年九十。

川田剛、號蕪江、備中人。明治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明治二十四年三月。杜戶、在相模三浦郡。

遊畫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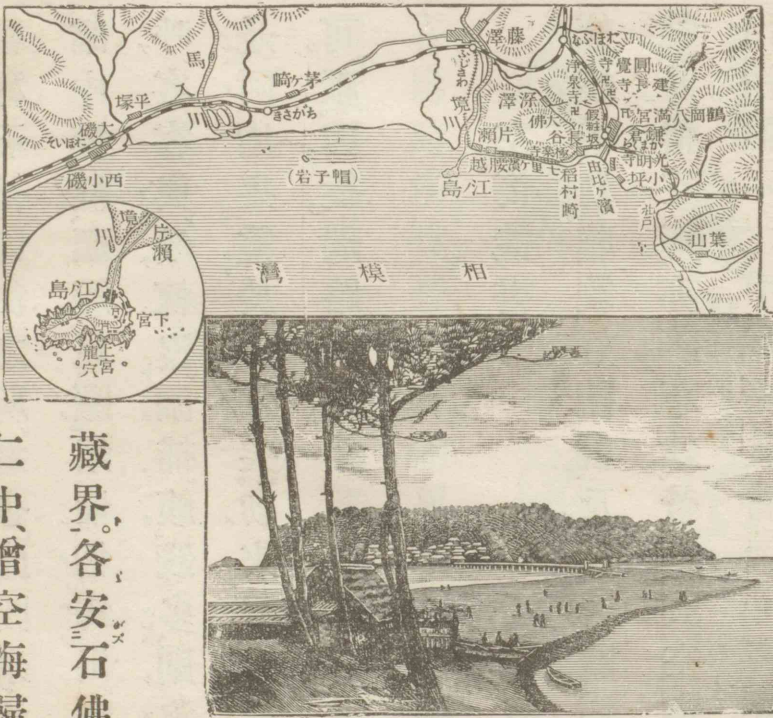
川田剛

三十日晴晨起上舟過杜戶北指小坪浦揚帆西馳達畫島畫島又作江島周圍里許巖聳樹密神祠佛宇茶肆酒樓各倚勝地北與片瀨村隔一衣帶白沙平敷可以徒行猶恐其潮溢路阻架以長棧乃渡棧登磴道有祠宇曰下宮又登詣上宮過華表右見一字是爲本社竝祀辨財天社外地平西南一隅設小亭俯臨滄溟遙嶧起伏富峰特聳雲表而大磯小磯亦在水煙渺茫中取縮遠鏡望之見孤嶼浮波閒頭戴白石上尖下直形類古烏帽呼爲帽子巖亭下蟠

嶧音益山連屬者

東鑑五十一卷作者未詳北國紀行一卷文明十七年僧堯惠著

弘仁嵯峨天皇年號空海讀岐多度郡人至唐師慧



仁中僧空海歸自唐修法於此

石風潮吞吐而斷崖削立有暗窟焉亦祀辨財天東鑑謂之龍穴北國紀行謂之蓬萊洞把炬而入左右兩穴曰金剛界曰胎藏界各安石佛石獅等相傳弘

果阿闍梨承和
二年(二四九)寂延
喜中賜諡弘法
大師

種種石像、即海之所造也。此閒泉滴氣冷、炬火將燼、暗中摸捉、頭觸足蹶。衆懼匍匐、出自穴。時漁夫羣集、呼客。客與錢、輒沒淵捕鰻。錢多則沒深、鰻大少則反。是阿堵果靈於神佛矣。初來時、列肆叫賣、貝器喧鬧、可厭。因從別路還。(修刪)

空海能書

青山延于

嗟峨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時僧空海亦善草隸。帝每與空海競優劣。一日帝出法帖示之、中有絕佳者。帝殊寶愛、謂空海曰、此唐

隸、今ノ楷書ナリ。

清夜寺同嬉

嵯峨天皇宸筆

人墨迹誠不可及也。恨未知何人空海

金剛象灌頂

空海書

曰、是臣空海

在唐時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始歎服。

書話二則

書者心畫也。心之所由見也。可不敬乎。司馬溫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閒、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

慎思錄 貝原益軒著

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慎思錄
行遠傳後，莫如簡牘。雖一時應酬文字，必須慎重，不可苟且寫訖，審讀一過，而後封完。余嘗爲人作硯蓋銘，曰：言語或訾，猶無形迹。簡牘弗慎，追悔難革。謂此意也。言志錄

小野篁詩才

巖垣松苗

巖垣松苗，號東園，京師人。嘉永二年卒。年七十六。著國史略。

小野篁，參議岑守長子也。篁初好弓馬，不事學業。嗟峨帝詰之篁慙悔，乃始志學，以文章生試。及第。當時文章，篁稱無雙。又工草隸。嗟峨帝嘗幸河陽館，賦詩

白氏，名居易，字樂天，唐詩人。著白氏長慶集。祕府，朝廷文庫也。



小野篁像

時長慶集一部始至，獨藏祕府。世未有閱者。帝故試篁。曰：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遙望往來船。以示諸篁，篁曰：遙改空，聖作更妙。帝驚曰：此白氏句也。本作空。卿詩思已同樂天耶。是

無手勝流

依田百川

小野篁詩才 無手勝流

卜傳、元龜三年
(三三)卒、年八十
三。

猙獰醜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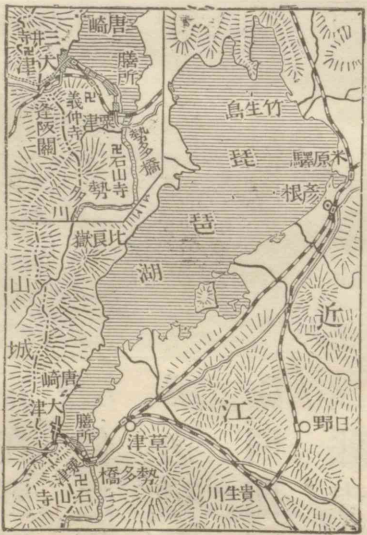
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擊刺妙天下、仗劍周遊諸州、
嘗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
猙獰、鬚髯繞面、自謂精武伎、天下無敵、卜傳抱膝坐
睡、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卜傳徐
曰、僕之伎與君異、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
術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
斬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士呼舟人上
岸、卜傳遙指一洲曰、岸上格鬪、或傷人、請於彼、乃命
舟近洲、士躍起上陸、拔劍麾曰、客來、客來、卜傳脫刀、
付之舟人、奪其棹、一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

盪、推也、動也。

勝流是矣。

望琵琶湖

齋藤正謙



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是紫姬、草源語處、寺
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

七日早發、過勢多橋、望
琵琶湖、渺瀰連天、適大
風、驚濤洶洶如海、抵石
山寺、山以石爲體、突怒
偃蹇、奇怪萬狀、得磴而

文政九年三月。

偃蹇、驕傲貌。

紫姬、紫式部、源
語、源氏物語。

八景謂石山秋月唐崎夜雨三井晚鐘堅田落雁粟津晴嵐矢走歸帆比良暮雪勢多夕照

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



觀月亭

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

不甚欲入一甚不欲入望琵琶湖一俯臨湖水

古關逢阪關也

官路過粟津訪今井兼平墓墓在野田中兼平雖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鬪致死不負所事其志可哀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不甚欲入不叩而去抵三井寺躡磴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闊俯臨湖水唐崎竹生島諸勝

賴山陽傳

菊池純

賴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竹原人賴惟完之子爲人高體蹙眉眼采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已隨人其去國入京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又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天保三年六月患咯血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矣及秋疾益劇以九月二十三日

三本木京都地名

略ハ略ノ俗字

復通稱復二郎
醇通稱三樹三
郎

定信號樂翁

歿于家時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娶小石氏生



二子曰復曰醇。所著日本外史
日本政記通議及日本樂府等
無慮數十卷。外史之成凡經二
十年脫稿。猶祕之家。白河城主
松平定信聞之。卑辭厚幣以請

雲於山邦吳於越水天驚神青一髮萬
里河舟天岸洋煙橫蓬宮日漸
大魚波曾跳太向高船似似月

西色其舊也書
山内孫正公名時己丑九月在通時己十二年矣 卷四

之自是外史之
書大行于世。初
襄在於京師。聲
名重於一時。四

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非不得已。則一切謝絕。平
生耽讀書。勤著述。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
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也。識者以為知言。(修刪)

山紫水明。花紅柳綠。聲名重於一時。德望高於一世。

重盛忠孝一

賴

襄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為後白河法皇執事。平重盛娶
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然成親殊希為大
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藤原西光謀。
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

新大納言氏、斥成親、成親任大納言未久、故曰新。
鹿谷在京都市東北

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胄也。蓋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已而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福原。告清盛曰。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

重盛忠孝二

西八條清盛別第所在。

耦進二人竝進也。

左大臣藤原賴長。性慧黠。世稱惡左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乃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粹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爲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而清盛怒不自禁。令經遠兼康拷

試驗に出
大向題なり

亟音極急也

阪上田村鷹
淨海清盛削髮
稱淨海
保元後白河天
皇年號
新院崇德上皇
重仁親王崇德
上皇子
故院鳥羽法皇
平治二條天皇
年號

掠成親

重盛忠孝三

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
田村鷹微者也以下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
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
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
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
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細人同小人

直衣貴人常服
制似袍
叩同扣率也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
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



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
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
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
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
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

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
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
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

闕宮門也。

佛說以天地國
王父母衆生爲
四恩
平氏出於桓武
天皇之子葛原
親王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反脣心不然而
誹之也脣俗作
脣
駢音片竝也
叨音刀濫也

盛晚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
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

重盛忠孝 四

久之言清盛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
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
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
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
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
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

艾盡也。

較音交明也。

源下野守義朝
六條判官義朝
父爲義

感音戚憂也。

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
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
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
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
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
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
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
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
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而後發。且言且
泣。舉座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

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為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

重盛忠孝五

讓責也

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慙之也出救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剗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

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為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修刪)

格言三則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

簡選也

母有過、諫而不逆。禮記
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經
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

忠孝一本

藤田 彪

委吏、掌倉廩之小吏。
乘田、掌牧畜之小吏。

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

綱常三綱五常

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為忠孝、不兩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為忠、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為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為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為大孝也。

宇治河先登一

賴 襄

源義仲、縱兵暴掠京師、後白河法皇患之、屢使召賴朝、於是

源賴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

賴朝使弟範賴
義經監關東貢
賦西上以調義
仲義仲終反賴
朝乃檄八州將
士討之時壽永
三年(八四)正月
也

罷疲也

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
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
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
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
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
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
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
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
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深淺也。於
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

浮島原在駿河
駿東郡時富士
川水漲不得渡
故止陣于此

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
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
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
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犬嘶聲。畠山重
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
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
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
卽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
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
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廩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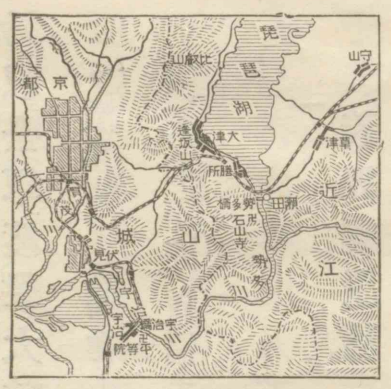
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廢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宇治河先登二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

歷音灰。閑聲也。喧也。搗音他。擊鼓也。

亂爾雅。水正絕。流曰亂。註。橫流而濟之也。給音險。欺也。條音刀。編絲繩也。サナダヒモ



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歷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過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

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泐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

(一)檄(檄文)一激奮激一邀(邀擊) (二)皆具善馬可以騎渡一以可死而不死者、懦夫也

義經襲屋島一

賴 襄

源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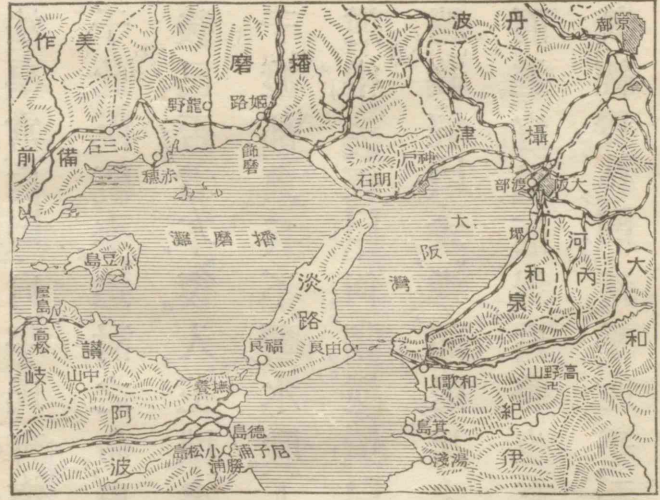
渡漸也、益也。

壽永四年(八五五)

渡部、在攝津。

介、甲也。

兵士渡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鑿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壽永四年二月、發京師、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爲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豬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豬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而已。公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爲。若義經



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

尼子浦在阿波。

勝浦在阿波。

中山在阿波讚岐之境。

內府內大臣宗盛也。

六條夫人六條攝政基實室。

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儀淀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

焉得_レ知_レ之。獨_リ口授_テ我_ニ曰_ク、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
 以_テ木曾如_ク鬼神、彼一舉取_レ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_レ之。
 備。書辭亦如是耳。若_シ公等亦宜亟赴_レ之。曰_ク、諾。且子屢
 赴屋島乎。曰_ク、然。曰_ク、聞其城甚固、然否。曰_ク、否。潮來則須
 舟、潮去可_レ騎渡。義經乃叱_テ曰_ク、吾九郎也。奪_テ其書、縛_テ卒
 于樹、以_テ五十騎疾馳_ス。

義經襲屋島二

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爲大兵至
 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

八幡公、八幡太
 郎義家也。
 晡、申刻、今午後
 四時。

已。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
 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
 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
 幡公戰陸奥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
 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
 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
 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
 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
 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
 敵兵爭以鐵搭鉤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

扱、音插取也。

源爲朝稱鎮西八郎

豎小姓也

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鑿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鑿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

志度浦在讀岐

佐野在下野佐野房綱剃髮號了伯居天德寺慶長六年(三三)卒年四十四平語平家物語

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明日義經侵晨復攻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
(一)鑿塵敵一塵塵埃 貽一贈一贖 (二)教經ヲシテ精兵ヲ率キテ岸ニ迫リテ義經ヲ射シム 復文十一字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警師爲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

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爲也。

嗚咽一咽喉 驍名一功名一才名一虛名 扇眼一扇轂

時宗殲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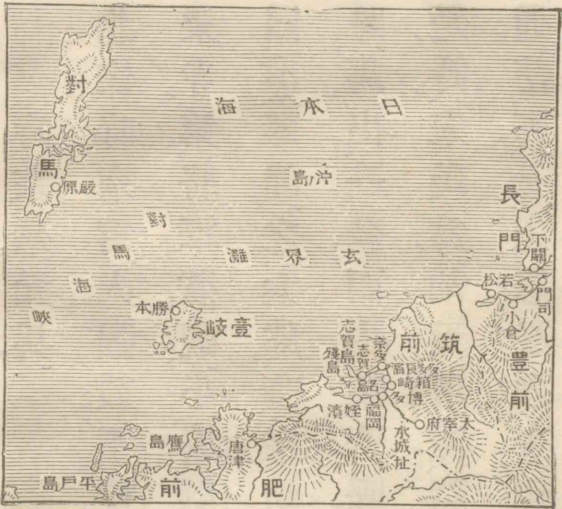
賴 襄

弘長龜山天皇年號。將軍宗尊親王。小笠懸懸小笠射之也。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

忽必烈元世祖尋用也。

文永龜山天皇
年號



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

龍口，在相模鎌倉郡。
水城，在筑前筑紫郡。

弘安後宇多天皇年號二年（元）
漢胡韓支那本土蒙古高麗

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充費，充兵備。

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四月，抵水城。舳舻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殼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

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
 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
 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
 因奮擊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
 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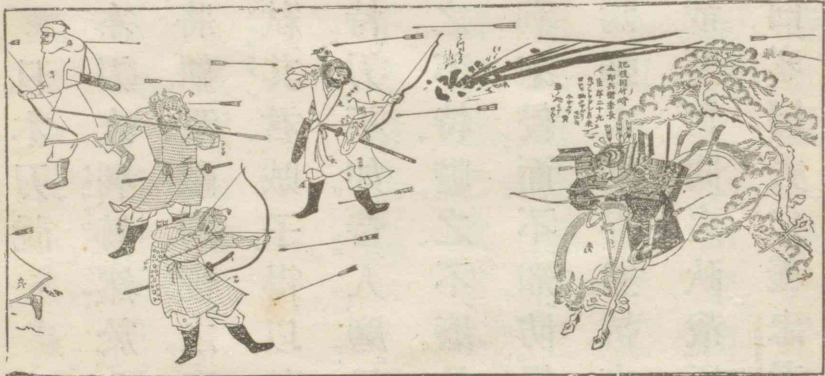
蒙古來

賴 襄

趙家老寡婦南
宋帝昺趙氏八

筑海颶氣連天黑
 蔽海而來者何賊
 東西次第期吞食
 持此來擬男兒國
 蒙古來 來自北
 嚇得趙家老寡婦

歲卽位楊太后
聽政



相模太郎膽如甕
 防海將士人各力
 蒙古來 吾不怖
 吾怖關東令如山
 直前斫賊不許顧
 倒吾檣 登虜艦
 擒虜將 吾軍喊
 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
 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日本刀說

阪田丈平

阪田丈平、號警軒、備中人、明治三十二年卒。

日本刀之利、赫然於萬國矣。然懦夫執焉、嬰兒狎之、弱將執焉、敵國輕之、庸君執焉、夷狄侮之、而亂臣得以弑其君、賊子得以弑其父、執非其人、果不可歟。然則恃刀、不如恃人、磨日本刀、不如磨日本膽也。今也人之不恃、膽之不磨、是非榮辱來襲、而不知拒聲色、貨利來侵、而不知防揚揚、然橫三尺秋水、一庸夫當前焉、強夫則悍然抗之、懦夫則戰栗避之、其何問敵國哉。其何問夷狄哉。所謂日本膽何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曰夫、仁、義、忠、孝、人之固有、而列聖之所恃以

維持世道人心於千萬年、善磨之、則其光芒威靈、足寒姦賊之心、而禦腥膻之侮矣。嗚呼、是人也、真可執日本刀也。故藤原氏能誅入鹿、北條氏能攘蒙古、名和楠氏諸將能復王室、是豈非不恃刀而恃人、不磨刀而磨膽之效耶。不然、赫然日本刀、安知不為亂臣賊子之用哉。(修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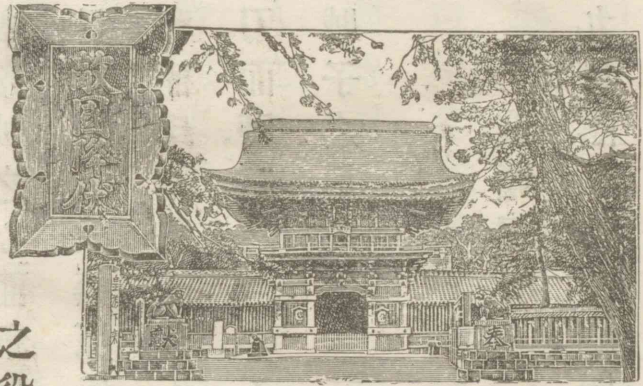
筑紫紀行

青山延壽

明治十八年六月。第一作箱。

九日陰。午後發福岡、過博多里許、抵宮崎、拜八幡宮。有大石華表、入之有園池、頗美。又入樓門、門有額書

敵國降伏四字。模寫延喜帝宸筆云。此地古者外國



宮 幡 八 崎 宮

菊池武敏、武時
之子。元弘中舉
兵勤王。

鱗比其前則奈多志賀一帯沙地斗出爲大灣是謂
之役勒兵之地左則博多福岡家屋

往來要津故題此語幣殿宮
宇亦爲宏麗出石華表徑至
海濱又有一石華表距社七
八町爲景勝之地海岸青松
白沙數里相屬其右則多多
良濱菊池武敏與足利尊氏
戰地其北爲名島神功征韓

海之中路有殘島志賀島擁蔽港口港中東西二里
半南北殆二里所謂博多港漢人多作霸家臺殘島
古曰能巨島其西有玄堺島古曰鷹島弘安二年蒙
古寇我邦至博多先據志賀能巨二島已而退據鷹
島是也。(修刪)

筑前城下作

廣 瀨 建

伏敵門頭浪拍天

當時築石自依然

元兵沒海蹤猶在

神后征韓事久傳

城郭影浮春浦月

絃歌聲隱暮洲煙

昇平有象君看取

處處垂楊繫賈船

湊川之戰

賴

襄

北畠顯家爲鎮
守府將軍鎮陸
奥

延元元年四月足利尊氏大舉東上水陸並進新田
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
鎮京師兵寡帝命楠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
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
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
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
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

前役謂往日尊
氏自鎌倉西上
之役

櫻井在攝津三
島郡

殉同殉

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
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
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
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
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
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
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
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
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
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

去歲云云曰建武二年義貞奉勅伐尊氏於鎌倉敗還

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願去歲敗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我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殪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

和田崎。在神戸之南端。

一敵將。藥師寺十郎次郎也。

耦偶也。耦刺。謂二人相對偶而刺也。

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

之。

七離七遭。七縱七擒。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

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

分與兒曹灑賊庭

格言三則

以孝事君則忠。孝經

爲下克忠。書經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書經

謁楠公墓遊須磨明石記 齋藤正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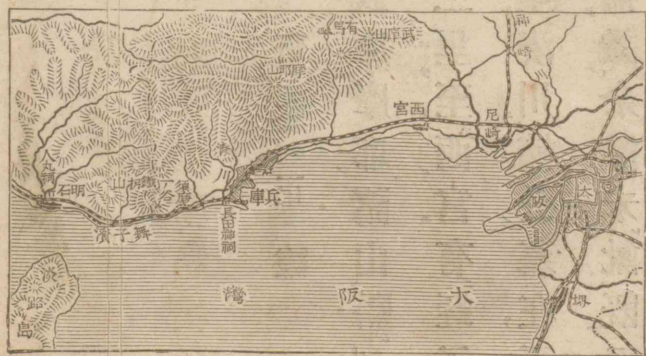
天保四年九月
嫣然巧笑貌

二十日、蓐食發大阪、渡神崎川、武庫摩耶諸山、駢列雲表、嫣然相迎。三里至尼崎、又二里至西宮、有蛭子祠。廟屋宏麗、自西宮濱海五里至湊川、楠公墓在焉。碑面八字、大書深刻、天下人所徧識、余齡未齠、既已誦之、欽其忠烈、今始得拜其墓、頓顙抵地、頭面盡受汚泥、不顧也。過川則爲兵庫、瓦屋櫛比、日已晡、乃就

頓、下首也。類額也。頓顙、下首額觸地也。

行宮安徳天皇
行宮
須磨寺本名祥
福寺。

宿焉。二十一日早發過
長田神祠。此閒古墓纍
纍相望皆爲平氏將士死壽永
之役者。至須磨戶戶垂簾云是
行宮遺風未知然否。入觀須磨
寺堂宇古朴數百步至一谷兩
崖峻絕七八丈。西崖上頗廣平
爲行宮之墟。其西爲二谷又其
西爲三谷。鐵枒鉢伏二峰傾翠
臨谷源判官當日之威猶有存



嗚呼盛巨楠子之墓

隱隱不明貌。

敞音昌高平而
可遠望也。
ほのほのと明
石の浦の朝霧
に島かくれゆ
く舟をしぞ思
ふ。

者。低回不能去。懷古慨然。至舞子濱。松林連翠。下則
白沙。望淡島於波閒。相距可一里。隱隱認民舍。至明
石。謁人丸祠。地勢高敞。俯瞰海面。鳴嶼盡露。布帆往
來其閒。甚有佳致。余髻鬣以來。誦人丸歌。知其爲絕
唱。今來此閒。益知其語之妙也。(修刪)

雲表 雲外 大書深刻 特筆大書 嫣然 纍纍 隱隱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雪滿笠檐風捲袂

呱呱索乳若爲情

他年鐵枒峰頭嶮

叱咤三軍是此聲

菅晉帥字禮卿號茶山備後人仕福山侯文政十年卒年八十所著有黃葉夕陽村舍詩十卷

宿生田

菅晉帥

千歲恩讎兩不存

風雲長為弔忠魂

客窗一夜聞松籟

月黑楠公墓畔村

橘中佐傳

土屋弘

橘中佐名周太長崎縣人明治二十年畢陸軍士官學業任少尉二十四年選為東宮武官忠恪服勤後進至中佐三十七年伐露國為步兵聯隊大隊長屬第二軍八月三十日進向遼陽敵扼之首山堡大島

二鼓同二更今午後十時

濟益也

中將令關谷聯隊長攻之中佐率一大隊在第一線時夜二鼓弦月懸山殺氣滿天敵據絕壁峻險如削且鑿塹濠二道竭力拒守發丸如猛雨我兵不能近中佐切齒蹶然躍入濠中揮刀斬敵三人我兵得勢奮進激鬪莫一不當百遂奪堡壘黎明高樹旭旗既而敵濟兵三面來攻砲烟蔽空我軍窘急死傷頗多中佐亦傷而毫不屈親裹創儼立壘頭叱咤指揮軍曹內田某呼曰敵衆盛難當盍少退以圖再舉中佐曰部下多斃吾何忍逃且纔得壘旋失之如我輩面目何某歎服誓共死一彈忽中中佐右肩倒某負而

殷音安、赤黑色也。

下峻阪、憩松樹下。一丸又來貫二人、滴血殷身。中佐南望遙拜皇城曰、臣事畢矣。某亦泣且起且仆。適中佐從卒走來、負還營而歿。齡四十一。

外史氏曰、聞之中佐為人剛健、奉身簡素、冬不取暖、夏不就涼。曰、欲鍛身骨以應緩急也。夙重皇恩、其在東京、每有書生自鄉國來者、輒先拉詣。二重橋外、瞻拜皇居、以為常云。(修刪)

忠恪服勤、恪勤、殺氣滿天、砲烟蔽空、峻嶮如削、發丸如猛雨。

岡豐後直入郡竹田町別稱。

拳法、所謂柔術也。

廣瀨中佐傳

土屋弘

廣瀨中佐、名武夫、世仕岡藩。父曰重武、明治維新之際、以勤王功著焉。中佐少



廣瀨中佐銅像

有膽力、學於海軍兵學校、兼修拳法、業成、任海軍少尉。

後進中佐。明治二十八年、命遊學露國。蓋留六年矣。當是時、露人有并吞東亞諸邦之志。中佐夙察之。

覘音點窺也候也。詞音圭伺也。覘詞候伺也。探偵也。

巖音蟻整音舟向岸也。

及辭露都專意覘詞遂駕橋車越興安嶺沿黑龍江時方嚴冬冰雪堅凝寒威裂肌所過數千里山川形勢關寨要害莫不討窮竊有所期於他日云。三十七年二月征露之役興中佐躍然起曰吾報效之時至矣與同志士淺閒艦長八代六郎海軍中佐有馬良橋建議填塞旅順港東鄉司令長官可之乃艤五舶分乘死士七十七人滿載巨石爆藥而發時二月二十四日午前二時也風怒浪激四顧昏黑不辨咫尺乍認老鐵山燈臺纔得進近點電燈標前程突至港口敵覺之照以探海燈海陸發砲拒之丸如

急霰五舶合勢冒進各占位自爆沈中佐已移輕舸竿頭掛手巾以為標識候救護艦來轉乘而還不失一人。三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再艤四舶與死士六十五人赴港口蓋以前役封鎖功未全也此行中佐坐福井號部下有兵曹長杉野孫七衆推膽勇特在船底執事敵放水雷船破中佐跳脫與諸兵士入別舸而不見杉野三反搜索不得潮水漸沒甲板不可少留乃去歎息曰惜夫喪我一勇士矣時敵砲叢射折擢摧舷巨彈俄奪中佐而飛舸上僅遺一片肉耳後數日杉野屍浮於港口實在我所沈福井

號側敵將以禮厚葬之云。

磅礴廣被也充塞也磅礴一作旁

外史氏曰吾聞中佐為人雄健明決兼富仁慈平生狎幼兒欣欣相嬉娛而怒則如夜叉又有文才陣中寄親戚諸友書通暢詳悉條理秩然論者或謂可充一部戰史嘗著正氣歌其中有言一氣磅礴萬古存七生人間報國恩平生所養可以見矣嗚呼是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附) 大正十三年七月

填塞一要塞 爆藥一曝書 明暢一通暢 武弁一明辨 雄辯一辯髮 花瓣一多多益辨

日本海之戰一

依田 百川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五日露國第三艦隊至安南洋與第二艦隊合後數日司令長官羅希也斯德烏延斯奇招集諸將大議方略或曰日本海敵艦不可侮不如迂回太平洋出宗谷海峽以達烏港或曰出太平洋衝日本沿岸更決死過津輕海峽以達烏港時一艦長奮然起曰吾輩萬里絕海而來何為避眼前敵遠出太平洋不如一舉屠臺灣出彼不意以制勝也烏延斯奇宣言曰諸君說皆非也我艦隊直經對馬海峽向烏港矣議乃決先是我聯合艦隊司令長

邀音幼同要。

官東鄉平八郎聞露國艦隊之來支那南洋欲邀擊之我近海集全力於朝鮮海峽以俟敵艦北上遣哨艦數隻警戒南方命諸艦隊各整戰具臨敵直赴二十七日午前五時南方哨艦信濃號發無線電信報敵艦北來若將向對馬東水道者於是全軍踊躍直發各就部署午前七時左翼哨艦和泉號報敵艦在宇久島北西二十五海里航進北東既而露國艦隊三十八艦舳舻相銜駛入對馬海峽當是時我東鄉大將所率主戰艦隊與第二艦隊司令長官上村中將所率裝甲巡洋艦隊及瓜生戰隊各驅逐艦踵進

宇久島在肥前國西北方海中周回九里弱

至沖島第三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片岡七郎所率巡洋艦隊及中將出羽重遠少將東鄉正路所率兩戰隊亦皆來會焉。

日本海之戰二

先是東鄉大將欲誘致敵艦以我主力擊破之於是午後一時五十五分下開戰令傳信號於全艦隊曰皇國興廢在此一戰各員奮勵努力而主戰艦隊暫向南西與敵艦逆航二時五分急東折轉其正面為丁字陣斜壓敵艦先鋒命出羽片岡瓜生東鄉四將

流言無根之言也

津輕海峽乎。羣疑紛然。獨東鄉大將默而不言。戰後敵降將涅苦加多夫與大將會話次曰。閣下之方略固我所感歎不能措也。獨怪閣下何以豫知我艦隊必出對馬海峽。大將曰。公等艦隊種種流言。雖如示出津輕。或宗谷海峽者。吾信公等必出對馬海峽。何者。如津輕。宗谷。今時濃霧易起。非行大艦隊之地。吾知公等流言。即不過惑我耳。

(一) 邀擊 哨艦 舳艦相銜 焰煙蔽海 駛力優快 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二) 豈非出太平洋乎 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

金鷄勳章

依田百川

勳章者。表勳功也。中古有勳等事。見於大寶令。西洋諸國有勳章。我邦亦倣之。有菊花寶冠。旭日瑞寶諸章。而金鷄亦其一云。蓋神武帝東征長髓彥時。天俄暗黑。雷雨大作。不能軍。忽有一鷄鳥飛止。帝所持弓端金光燦然。全軍大振。遂破賊。平之。是所以取名此章也。

明治二十三年紀元節。始造此章。詔曰。朕惟太祖神武帝。恢弘皇業。繼承及朕。算登極紀元二千五百

日本書紀。金色靈鷄。訓コガネノアヤシキト

朕惟ミルニ神武天皇皇業ヲ恢弘シ繼承シテ朕ニ及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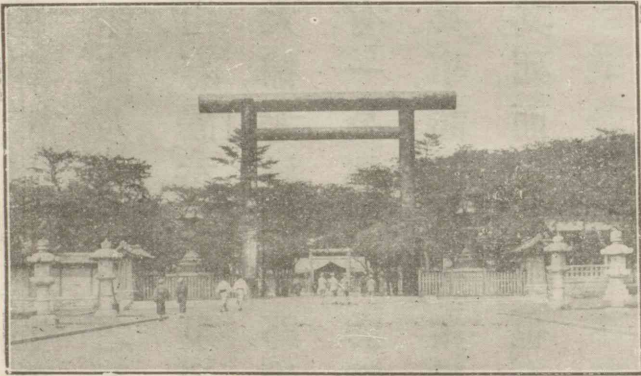
リ今ヤ復カニ
登極紀元ヲ算
スレハ二五
百五十年ニ達
セリ朕此期ニ
際シ天皇裁定
ノ故事ニ徴シ
金鷄勳章ヲ創
設シ將來武功
拔羣ノ者ニ授
與シ永ク
天皇ノ威烈ヲ
光ニシ以テ其
忠勇ヲ獎勵セ
ントス汝衆庶
此旨ヲ體セヨ

五十年。朕際此期。徵故事。創造金鷄勳章。授將來武
功拔羣者。宣揚太祖威烈。以獎勵忠勇義烈之士。汝
衆庶敬體此旨。
蓋勳章必授之其功。與其人稱者。苟得此章者。克慎
其身。保其勳。是可以傳芳百世矣。不然。辱聖上無窮
之洪恩。并負太祖威烈之大德也。可不念乎。可不戒
乎。

登極卽位 拔羣絕倫 傳芳百世 垂功名于竹帛

靖國神社

依田百川



靖國神社

功績忠烈、以照映今古者、祀之禮也。中興前後、效死

王事者、合祀之一祠、加以近
時征清、征俄諸役、死事者、是
爲九段阪靖國神社。祠宇宏
壯、園池蒼秀、實爲東京所希
有焉。社創建於明治二年。初
名招魂社。十二年、改賜今名。
列別格官幣社。爾後、以每歲
四月、十月、施行祭典。朝廷遣
勅使、賜幣帛爲例。本日命陸海軍、行整列式於社前。

如堵人多集貌
禮記觀者如堵
牆
純專也

大村益次郎周
防人唱用佛式
軍制爲守舊黨
所惡明治二年
九月斃于兇手
追贈從三位
標表也

又舉競馬角觝烟火能樂諸戲賽者如堵社東向其
造構模古式無金銀丹碧之飾純從素樸然高潔清
淨使人生畏敬之心境內多植梅櫻泉石極工有假
山有瀑布有噴泉池水清澈游魚可數社前置兵部
大輔大村益次郎銅像以其中興時多功也銅像西
有一高樓高聳雲際爲遊就館中藏今古武器及係
兵事諸物以供衆庶縱覽又有戰事帶血武器蓋悼
其死而標其勞也

臺灣

重野安繹

鄭氏名成功明
泉州人父芝龍
降清成功獨擁
茶據臺灣

弭止也

昔時邦人呼此島曰多加沙古嘗爲和蘭所占邦人
之相往來居住者亦多後鄭氏據之清國滅鄭氏遂
取之明治七年島蕃殺沖繩及備中漁民漂流者我
責其罪遣軍征之諸酋長多投降牡丹社兇頑不服
我軍破之牡丹社遂降是爲揭我國旗於此島之始
清國遂償以金五十萬兩乃約束島民以班軍島民
懷我恩威臨去惜別有泣下者明治二十七年征清
軍興清國大敗明年清遣使請和弭兵以臺灣歸我
自是全島爲我版圖在皇國諸島爲最大氣候煥熱
不知沍寒然暑時亦海風送涼洗熱散暑無復太難

堪者。土地肥沃。植物稠茂。最適茶甘蔗山又多產樟腦。基隆淡水安平打狗等爲其良港。

阿嵎嶺

賴

襄

危礁亂立大濤閒。

決眦西南不見山。

鷗影低迷帆影沒。

天連水處是臺灣。

犀川之戰

賴

襄

既望陰曆十六日也。

天文二十三年八月、上杉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日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

經大索也。

黃襖黃色ノ陣羽織。驕馬栗毛馬。豎子斥信玄。

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閒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網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驕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



謙信爲彈正大
弱故曰霜臺公
霜臺彈正臺唐
官名

八幡原者古墳累累。即埋戰死者之地。渡千曲川橋。比犀川水流稍緩。無復沙洲。過田圃十餘町。出松代町。町南有城址。即海津城。高阪昌宣所守。後爲眞田侯治城。初武田氏築此城。以待北兵。故當時呼云待城。後遂改松代。松代待城。國音同。過坊市。舍車赴西條山。山乃埴科山脈支出者。霜臺公置陣地。土人猶說其尤高而坦處爲公牙營。其山背柿崎景家所陣。其東隔圃有一高岡。直江兼續陣址。距海津十七八町。距武田氏所陣兩宮渡一里半。兩宮渡距八幡原亦同。登山町餘有一社。又少登有招魂社。社後有戊

辰死國事者墳。山上眺矚最佳。千曲川遶山趾。東去川北。即川中島。其西有兩宮渡。東則海津。二雄躍馬角逐之地。今皆雲散鳥沒。不知何地。感慨懷古。不能去。
(修刪)

累累 || 纍纍 牙營 || 牙旗 山趾 | 城址 奔流如箭 || 光陰如矢 龍戰虎爭 || 雲散鳥沒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襄

鞭聲肅肅夜過河。 曉見千兵擁大牙。
遺恨十年磨一劍。 流星光底逸長蛇。

謙信號不識庵。信玄法名機山。大牙主將之旗也。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十年磨一劍。唐賈島句。

春日山懷古

大槻清崇

春日山頭鎖晚霞。

驂騑嘶罷有鳴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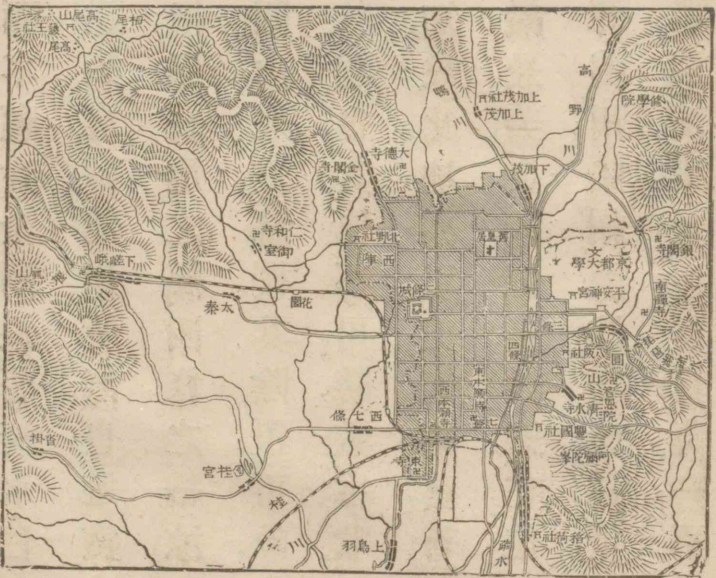
憐君獨賦能州月。

不詠平安城外花。

京都名勝

依田百川

京都又稱西京。以對東京也。在山城國。東西一里餘。南北一里有半。東西北環山。有鴨水東流。清冽無比。蓋山水明媚。為全國之冠焉。往昔桓武帝奠都於此。明治初。車駕遷東京。蓋自桓武帝時。相距千餘年。為



雅庭園瀟灑清潔。使人有遊仙境之想。神祠之有名。院離宮殿閣高敞幽。

歷世帝都。屢經兵燹。然神祠佛刹。存者猶多。造構古雅。可以徵舊典。可以觀往迹也。舊皇居在市東北。紫宸清涼。常寧諸殿。及日月門。不改舊觀。又有二條城。桂宮。修學院。離宮。殿閣高敞幽。

見渡せば柳櫻をこきまぜて、都ぞ春の錦なりける。古今集

者、加茂・八阪・北野・護王等是也。寺院則知恩院及東西本願寺・金閣・銀閣・清水・仁和・大德寺等。泉石之巧建築之妙。他州所無也。遊賞之地。則嵐山・御室之櫻。尾高尾之楓。四條之納涼。圓山之眺覽。為最焉。而圓山之垂絲櫻。其陰覆百畝。花爛漫如紅雲。涌出實壯觀也。其他不可勝數。古歌云。都之春成錦。其盛可知矣。此地亦以美術巧藝著名於天下。就中西陣絛織最美。金襴・錦・繻・紬・緞。在他州不得摸擬也。又有友禪・鴨川・染絹・渲法。巧麗為世所珍異。其他磁器・漆器・雕刻及諸製造器具。莫一不精美焉。蓋千餘年風氣

自然致之豈偶然已哉。

探葦記

土屋 弘

積雨始霽。爽氣可體。余便思探葦之遊。飄然出郭。數里入山。松林森鬱。翠色欲滴。而苔徑飽雨。時聞微香。余欣然以為松葦在近。偶有樵叟。手籃而來。亦探葦者。余先進。排蒙茸而行。左右注視。一步一顧。探索移時。未有一獲。脚疲意倦。就松下憩。少焉。叟緩步而至。葦已盈籃。有如張蓋者。有如戴笠者。有如繭栗者。大小長短。錯落參差。香氣衝鼻。余謂叟曰。吾之初入山。

葦音尋地菌也。キノコ

蒙茸草亂生也。茸音鐘。

繭栗謂牛角始生如繭如栗。

意謂若後于人恐不能獲故先叟而行心忙足躁終無所獲叟俯不答仰而大笑蓋有諷意記以存之丙戌十月。

苔徑飽雨楓葉飽霜以爲謂籃藍聞微香聞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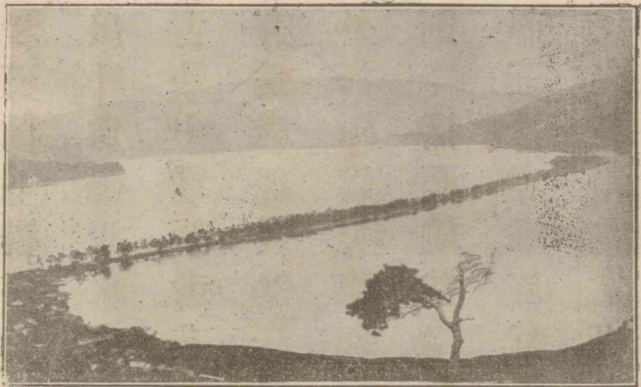
日本三景

一 天橋立

青山延壽

五日晴出市買舟泛與謝海海水彎入如大湖海口西爲江尻東爲黑岬遠望之中閒無幾所謂天橋即

明治十八年十月



橫斷灣中爲一橋內爲阿曾海又曰內海周回四里餘橋外曰外海沿岸七里其南岸則宮津橋則沙洲也自北互南長里餘廣六七十閒土人云沙下有尖巖長二千餘丈不知其然否沙洲自然如長隄通人往來呼爲天橋立隄上萬松離立爲一長林真可謂太奇惜明治五年七月洪水長隄壞決凡六十閒今有津渡內海舟船往來極爲便利船過隄

西至江尻上岸。其西有府中村，即古國府在內海岸。步天橋上，松林間有一社，曰橋立社。社旁有清泉，沸出呼為磯清水。亦一奇。顧此隄，自開闢已成，決非中古沙土堆積者。若果沙土決無清泉沸出之理。沙底有長巖，理或然。江尻上有成相山，攀躋一里，下瞰內外海，極為美觀。余憚勞，竟循天橋而南，又乘船海上。則峰巒圍繞，其岸漁家錯落，其景不為不佳。稱為我邦三景者，唯以此長隄也。若徒論勝景，奧之松川江之琵琶湖，雲之松江，土之潮江，皆可與此相抗。松島則島嶼離立，不知其幾千百。此地則以天然長橋嚴

松川浦在磐城相馬郡中村町東。潮江在土佐高知市南。

島雖全出人工，殿閣宏壯，浮出海中，其奇真罕匹。是其所以稱三景，實則非為觀美也。故世人往往稱三景為凡，亦非通論也。

不為不佳，為佳。非通論也。僻論也。

二 嚴島

齋藤馨

嚴島周迴七里，至絕頂半里餘。曲磴盤旋，如煙繞樹。見泉淙淙，下為白絲瀑。有一堂，衆人雜沓，曰僧空海。闢山所置神燈，至今不滅。此日分其火，炊飯以供神。人食其餘，每歲為例。自此以上，巨石層沓，詭形爭出。名皆陋，或託神異，不足記。但頂上南眺，豫山讚嶂，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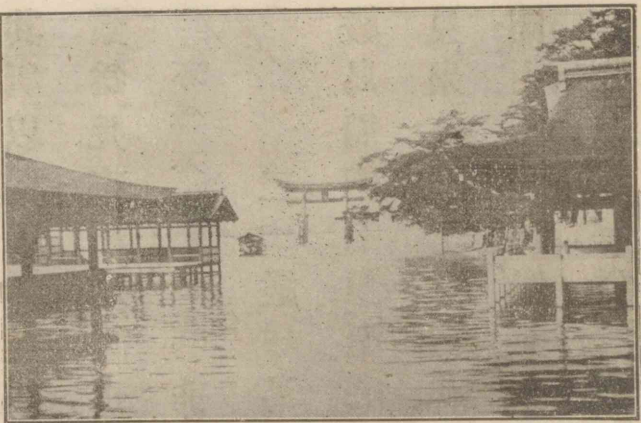
詭異也。

嶂，山峰高險，而如屏者也。

縹緲遠視貌。縹通作眇。

激澗水溢貌。又水動貌。荀子勸學篇。鯨魚出聽。巴鼓。鼓游魚出聽。

至三備洲渚歷落縹緲無際頗為宏敞之觀。此島與



天橋松島稱三勝而天橋吾未之見若松島則兼適麗雄奇之致此地既缺適麗而雄奇亦不足比獨堂廟幽美為愈耳世稱嚴島以人力勝信然堂祀天女在山下海澨潮滿則堂浮水上長廊百八間左右懸燈夜點火影與波映

中毛利元就討陶晴賢營壘即在島中戰國之時何國無戰而求其義戰如毛利氏者甚罕宜其餘慶流于後昆也。

(一) 淙淙 縹緲 激澗 嘹唳 (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易經

三 遊松島記

安井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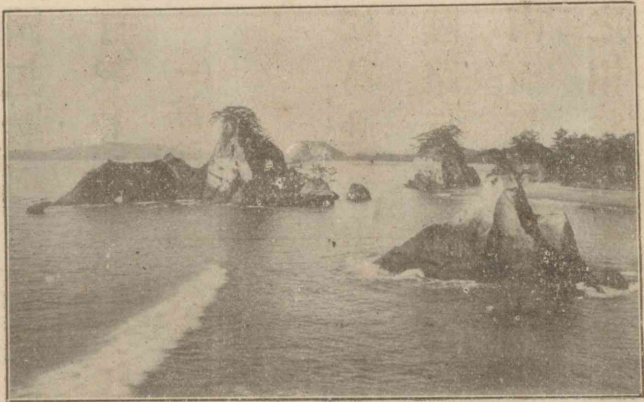
松島赴富山舟行尤便是日陰慮蓬底無所見遂取陸路行一里餘右折而達于麓大仰寺在山胸入門南面羣島聚於下長者龍臥高者虎踞簇簇乎羣羊之相將奮乎兩貌之相鬪或父坐而兒拜或主顧而奴走昨日所視以為一巨島者渙然四散時為數島

後昆同後世昆後也。

是日天保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疊塊俗字

奇態異狀不可勝數而山嘴斗入於壘者分爲數枝



蓬然風起貌

水灣其閒如鏡如玦如菱截其
半布置之妙有巧畫不能狀者
既而乍雨乍晴則甲滅而乙生
丙濃而丁淡呼吸之閒變幻萬
狀少焉風蓬然而起濕雲離飛
則全然復出松島之勝蓋盡於
此矣雨之功亦偉哉或曰月更
勝乃又曰未如雪之爲最可賞
是二者固不能無望焉然予逃矣西土之人求之吾

逃音狄遠也

宋蘇軾西湖詩
湖光潑潑晴偏
好山色空濛雨
更奇

州其能與是觀者其與有幾予獨何人冒此盛寵而
雨奇晴好又兩收之則雪月之念亦可以已矣(修別)

(一)龍臥虎踞一如鏡如玦 兩貌之相鬪一如兩貌之相鬪

雨奇晴好一晴耕雨讀 其與有幾一其有幾與 (二)天

下有山水各擅一方美衆美歸松洲天下無山水(釋南山)

藤吉奇智

賴 襄

豐臣秀吉幼名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邑人爲議
納筑阿彌者爲繼父父素貧不能共存遣爲人奴所
至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閒比二十歲遂如遠

清洲城址在尾張西春日井郡

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當是時，織田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略四疆。與助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瞞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挈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此者數，信長寢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

清洲町北方

今川義元武田信玄齋藤道三淺井長政六角義賢

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歎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

永祿二年(三三六)

小牧在尾張東春日井郡。

天主或作天守。

十步身自獎勵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為吏是歲永祿二年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徙小牧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輒見叱斥衆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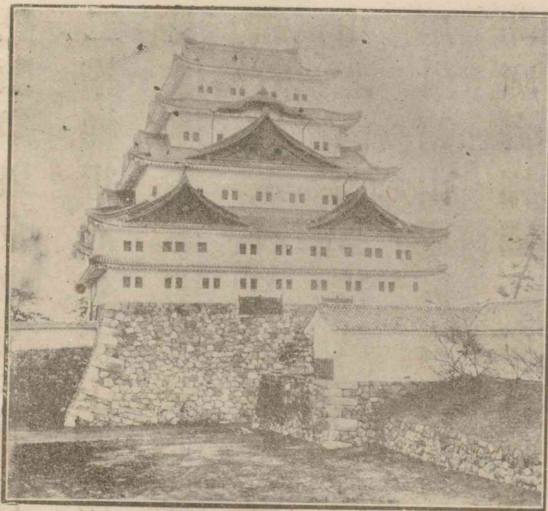
四疆—四境 侵晨—冒曉 面皮厚—鐵面皮

名古屋天主閣

青山延壽

明治十七年三月。信忠名古屋人。

壘音累重也。



二十四日陰雨徹曉不歇。昨大橋信忠與予約登天主閣。怯雨不出。信忠來逐乃隨赴本營入舊牙城。牙城雉堞壘壁及武庫皆依然。閣在西北隅最為雄偉宏麗。慶長中德川氏課侯伯築此城。肥後守加藤清正請築天主閣。閣拔地凡二十五間。其基壘石為壁。高丈餘。架以五層閣。自初層至上頭凡十七間。初層廣二十間。橫少減之。二層

勝音章同墟田
畦シヤク

陂陀險阻也又
不平貌

亦同。三層以上稍減。五層闕九間。橫亦稍減。柱徑尺餘。其大者二尺。檐宇俗之所謂八棟造者。葺以銅瓦。豐頭鎮以金鯨閣。下基石。鑄加藤肥後守字。每層設二楷梯。折而登。至上層。開南窗。則治下烟火三萬棟。豐連屬。其南則海天杳冥。閣北則平野豁然。廬塍交錯。竹樹叢茂。中見一山。特立則小牧也。東照公所陣山北。諸山聯綿。陂陀本國及美濃境上諸嶺也。東則尾參諸山。環擁合杳。所謂長湫者。在其際。云西則清洲。廬舍相屬。至名古屋。其西北連美濃沃野數十里。織田公所以雄視一世矣。凡登覽之美。在高山崇岡。

然多見一方不能備四眺之美。眺矚如此閣者亦難多得也。

(一) 開南窗則治下烟火三萬棟。豐連屬。其南則海天杳冥。閣北則平野豁然。中見一山特立。則小牧也。(二) 海天杳冥。水天髣髴。平野豁然。曠野茫然。高山崇岡。深山幽谷。難多得。不易多得。

信長營皇宮

大槻清崇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羣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

搏音タン訓マ
ルメル

瑣尾衰微也。

戲時揭簾窺戶，闐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齰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單衣。直纏蚊幘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辦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秀吉與輝元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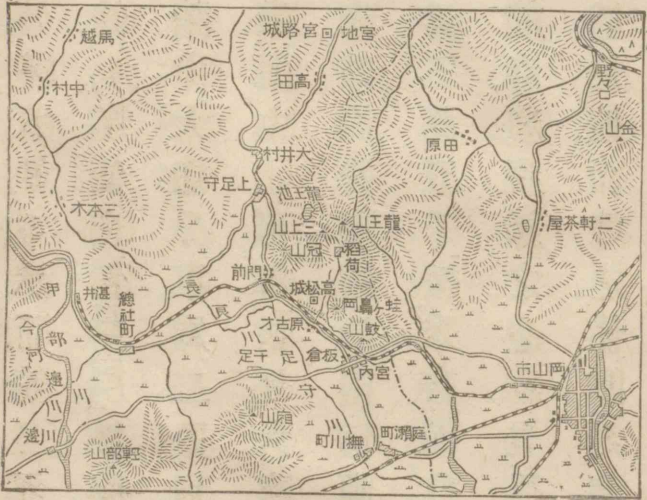
賴 襄

天正十年(三三〇)

天正十年四月，秀吉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

高松城毛利氏將清水宗治守之。

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



櫟音草澤中守望草樓也。

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

秀吉與輝元和一

光秀數爲信長所辱深懷怨望事詳日本外史織田氏紀下

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

秀吉與輝元和二

城將即清水宗治也。時有僧惠瓊者。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使宗治自殺。則我可以去也。」惠瓊以告元春。隆景二人弗肯。惠瓊自入城。

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信長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弒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隄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

論宗治宗治乃
乘舟出城自殺
舟中事詳野史

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祕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

雲蒸龍變謂英雄乘時運崛起
語見史記彭越傳

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讎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

崎發哀斷髮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遂戰於山崎誅之



小早川隆景像

大丈夫當橫戶原野

賴 襄

文祿征韓之役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

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戶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

圓山應舉

菊池 純

圓山應舉初名仙嶺後改應舉字仲選稱主水丹波人早歲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幽汀嶄然見頭角其畫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為粉本別開生面凡花卉鳥獸皆寫其真設色之精意匠之妙劉備周密不遺餘力遂為一代宗工名喧都鄙嘗欲畫睡豬未審其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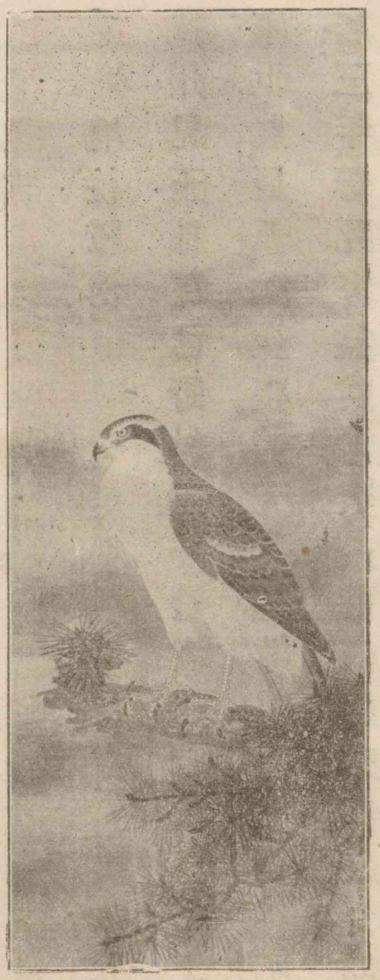
石田叔明號幽汀京都人初學狩野派畫後成一家天明六年卒

矢背里在京都市東北郊外。

鞍馬山、在京都市北方。其山麓有鞍馬村。

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來者。因叩其狀。婆曰：「不記也。他日有睡豬，應速報之。君宜來觀。」居月餘，婆急來告曰：「今日有野豬，睡臥篋中。」應舉大喜，拉二三門人往觀，細描其狀。自以謂能寫其神。會有老農夫自鞍馬來，乃出圖視之，曰：「尚有可議乎？」否。農夫熟視久之，曰：「畫則佳矣，獨惜其未真耳。」應舉詰之，農夫曰：「此死豬耳，非生豬也。至若生豬，雖睡時，頸毛怒張，有可怖之狀。此圖雖佳，未見其能然也。」應舉感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以視農夫。農夫抵掌曰：「是真睡豬也。」後老婆來語曰：「前日睡豬，閱一夜死。」應舉曰：「果然。」因語以

農夫言。又有乞鷹畫者，應舉檢模本，無當意者。遂詣大阪某侯邸，面見飼鷹寫其真。予之後，有鷹師觀之。



曰：「此畫饑鷹也。」應舉將問其故，鷹師不告而去。乃遣人大阪，詳問前日鷹，則新獲而未與食者。其平生用意如此。弟子長澤蘆雪、僧月仙等，最為巨擘。（修刪）

巨擘，謂卓出人羣者。擘，音博。大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一) 睡一眠 熟視 諦視 注視 不必泥規矩 必不安小
 成 (二) 一畫工描其友肖像其友右頰有汚點因寫半面
 圖獨露其左世之結交者當如此 (中村正直)

塙檢校傳

依田百川

武州兒玉郡保己野村有一瞽者萩野氏名辰之助家世農辰孤七歲喪明天資強敏聞一事經年不遺居三年母死家益貧乃與一瞽友相攜來江戶訪親戚既死久矣二瞽泣於九段阪有幕士內藤安房過焉憫之投餐數日託二瞽於瞽師兩森須賀一學琴

嘶召使輕蔑シ
テイフ

瞽友技大進爲師所激賞而辰刻苦四年一無所得乃授以鍼術復不成安房曰這廝別有所長此等技不足以發其天機也因授以古今國歌語記如素習者乃就師修學乞人寫其所欲言書成示之師大驚曰如此大才非吾所及於是辰改名保己一專事讀書常使人誦之默聽一過自誦不差一字須賀一愛之會同門人豐一死多遺財保己當嗣辭不受強之保己正色曰無勞食人之食吾所恥也且貸財貪利君子之所鄙不謂鷹雖死不啄穗乎遂辭去須賀一益奇之爲納貲補勾當保己乃下帷教授聲名大興

晰音制目明也
替音買目不明也

保己嘗曰、學者晰於漢、而替於我、可乎。吾雖盲於目、豈替於心。乃置書手六人、坐我側、聚羣書、讀且寫之、自朝至暮、數年如一日。凡海內祕書奇籍、莫不纂錄焉。天明三年、陞檢校水戶侯德川治保、召校正日本史、賜月俸十口。既而上書幕府、乞置和學講談所於番町、編纂羣書類、從六百三十五冊、尋續成千百八十五冊。幕府特命幕士長文墨者、就其役。保己爲人、溫厚循篤、與人接、不別貴賤貧富。治家節儉、食無兼味。財有餘裕、舉以購書。藏書數萬冊。文政四年、爲總檢校。明年七月九日、病死於家。享年七十七。保己記

性最强。嘗講源語。適夏夜風來燈滅。門人請點火。保己笑曰、何有眼者之不幸也。(修刪)

(一)記性最强 一 強記 (二)盲者業專於藝必精

言志錄鈔

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既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爲學、須要及時。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凡所遭患難變故、屈辱讒謗、拂逆之事、皆天之所以老吾才、莫非砥礪切磋之地。君子當慮所以處之。欲

